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为全球经济疲软号脉——

结构性改革成恢复增长良方

本报记者 崔文苑



在今年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中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主办了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部分G20成员分享了各自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国别经验。改善产品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金融市场冲击力以及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障碍成为共同的政策选择——

2月26日于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结构性改革”成为最炙热的话题。会议期间，中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主办了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结构性挑战，以及改革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德国、印度、墨西哥、西班牙等部分G20成员还分享了各自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国别经验。

恢复增长须深化结构性改革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今年1月，IMF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从3.6%下调至3.4%，OECD则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从3.3%下调至3.0%。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失业问题突出、贸易和投资低迷，虽然经济短期下行和转型密切相关，但更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结构问题。

“如何破解难题、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恢复全球经济活力，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财政部与IMF和OECD联合主办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和宗旨。”楼继伟说，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深化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已在许多理论研究和国别实证分析中得到确认。

“整体来看，近几年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做出了许多政策努力。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各方围绕就业、投资、贸易和竞争等领域制定了千余项促进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数百项结构性改革承诺。”楼继伟说，但总体上，G20结构性改革进展仍落后于预期，仍需进一步加强。

加强改革行动的顶层设计

那么，结构性改革包括哪些重点，该如何有效推进？楼继伟说，G20首先要加强改革行动的顶层设计，制定G20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

结合全球主要结构性挑战，以及



2月26日，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G20现有的重点改革承诺，楼继伟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对客观地衡量改革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较为直观地总结一国各领域结构性改革进展与不足，并为下一步改革行动提供参考和指导。

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

26日上午，OECD秘书长古里亚代表OECD正式发布2016年经济政策改革报告，指出了各国推动结构性改革存在的问题。

古里亚表示，就结构性改革而言，虽然每个国家的“改革食谱”不同，但“主料”都包括改善产品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金融市场冲击力以及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障碍。

他坦言，结构性改革步伐自2011年起日益放缓，取得的进展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比我们制定这一战略之初还低”。在古里亚看来，需要反思结构性改革政策支离破碎、不协调等问题。

据介绍，目前不同国家和不同政策领域改革步调不一。南欧国家总体改革步伐快于北欧；欧洲之外，改革步伐较快的包括有日本、中国、印度和墨西哥。有专家指出，各国政策制定者都由自己主导制定政策，但彼此之间不协调，这会影响结

构性改革效果，因此需要成员国之间的货币、财政等政策协调。

除了协调性、平衡性问题也引起高度关注，即如何处理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成本。比如提高劳动力成本灵活性可能就造成劳动力流失，再如在“艰难”关头推进改革往往造成暂时性经济增速下滑，“政策选择上如何平衡非常重要。”IMF有关负责人发言时表示，因此需要明确哪些政策先执行、哪些政策可以推后，还需要明确哪些配套措施必须及时跟进，以带来平稳有效的经济增长。

楼继伟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强对产品质量、环境到专利方面的监管和执法，“一边是中国老百姓对高质量、高品质产品有需求，但一边是中国游客‘买断’了全世界，从LV包到尿不湿。这些产品不是中国不能生产，而是监管体系不完善，大家对产品不放心”。

楼继伟表示，中国财政方面还存在改革的空间，一方面是表现在赤字率扩大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有针对性的减税上。IMF总裁拉加德也指出，考虑到目前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需求侧改革，采取更广泛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树立中长期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G20成员应当加快结构性改革

考虑到当前经济复苏脆弱，市场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全体G20成员应当加快结构性改革，切实落实改革承诺；IMF的188个成员也应提速改革以支持经济增长。从国别角度上看，三个维度的内容对结构性改革实施非常重要。一是国家的收入水平。“不要在学会走之前就要跑”，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推动技术创新的改革可产生显著回报；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加强产权和资本市场改革可能更加重要。

二是一国在经济周期中的态度和立场。当一国经济增速低于潜在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在短期内增长回报相对较大。三是改革空间。应参考国际上的“最佳实践”，找到资金来源促进发展。此外，社会偏好也是改革需要考虑的因素。另外，结构性改革不是要一次到位，而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策略，同时也需要各国加强合作。

（本报记者 崔文苑整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回应市场关切——

政策制定要更小心 改革要果断推行

本报记者

陈果静

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了近期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周小川表示，各种政策的制定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今后政策制定和事先对政策的效果进行模拟的时候需要更加小心。与此同时，要果断推行供给侧改革。

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

“鉴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当前形势的看法，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稳健略偏宽松，是央行对稳健货币政策的最新表述。

针对资本流出是否会影响货币政策的问题，周小川明确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更重要的还是考虑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不会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者资本流动来制定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

反对货币竞争性贬值

“中国历来反对货币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周小川表示，总体来讲中国出口还很强大，去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6000亿美元，所以中国也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来增强自身出口能力。

去年“8·11”汇改时，央行明确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近期市场情况看，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大的走势反映

了市场供求的变化，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

周小川强调，央行作为宏观部门，主要从长期视角观察人民币汇率走势，强调经济基本面因素。目前看，中国经济项目顺差仍较高，通胀处于较低水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仍很强，从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企业杠杆率过高是关键

就近期人民银行再次下调二套房首付比是否在“加杠杆”的问题，周小川认为，“现在适当下调首付比，这个审慎度空间还是够的。”

首付比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工具之一。城镇化过程中，住房贷款增长较快会不会带来较大风险？周小川认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坏账比例仍明显小于其他

领域，适当降低首付比风险不大。

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相对偏低，很多国家的住房贷款占到总贷款的40%至50%，而中国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几，相对较低。因此，银行业也认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产品。

周小川认为，应提高银行在个人住房贷款上的自主定价权。“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将来应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让银行有较大自主权来决定他们对不同客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周小川提出，针对风险小的客户，银行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来决定价格和首付比。但银行总体资产质量应由监管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综合平衡监管，这可能是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的一个体系，也不影响整体风险可控的程度。

“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关键还是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周小川强调。

海外看中国

海外各界关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赞赏中国结构性改革和发展绿色金融倡议

本报讯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提出的以结构性改革促进增长和发展绿色金融等倡议，引发各方关注。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正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敦促各国以加大支出、加快经济改革的方式提振疲软的经济。近期，全球市场频频出现大跌，经济衰退的担忧再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需要拿出协调一致的战略，推升全球经济产出，平复投资者的担忧。但是，各国决策者们目前面临继续依赖货币政策或汇率贬值来提升出口的诱惑。各国央行、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央行，都扩大了旨在让本币汇率贬值的政策。鉴于各国央行争相通过让本币贬值来提振经济，投资者呼吁G20协同采取汇率调整措施，通过加强合作来提振经济。

路透社认为，中国利用此次会议进一步向全球投资者展示其管控经济的能力和未来经济改革的决心。这对于减缓金融市场不安情绪有着积极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此次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讲话，连同此前央行和财政部官员的一系列表态，向市场重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

英媒热议的另一话题是中国对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视。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文表示，此次会议的一大主题是绿色金融。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倡导绿色金融项目发展，并已经采取了切实手段将其绿色金融发展与国际标准接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开放意味着私人投资者的巨大机遇。在G20框架下，中英两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将为全球绿色金融投资带来更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发展规划。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称，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到了极限，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未来的危机。朔伊布勒反对任何G20财政刺激方案，并希望各国把重点放在结构性改革上来，以促进经济增长。

巴黎银行金融分析师帕斯卡勒认为，在各国货币政策日渐分化的当下，上海会议堪称“及时雨”。“考虑到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率与贸易顺差仍居全球前列，人民币不存在充分的贬值条件”。帕斯卡勒认为，刺激内需消费市场的成效是保障中国经济在换挡期保持平稳的关键因素。

（文/本报记者 张伟 蒋华栋 王志远 陈博）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

不应对人民币问题指手画脚

本报讯记者徐惠喜报道：美国前财长保尔森2月26日在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项重大挑战，更是个沟通难题。市场人士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现状及其应对考量之前，不应对人民币问题指手画脚，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谨慎。

保尔森表示，相信中国的目标仍然是向市场化、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转型。但在做空压力、市场看跌，以及外界对中国的信心和了解都不充分的情况下，稳定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重要的是，市场要以更全面的眼光，来看待当前中国和全球市场的波动。中国经济增速仍然高于6%，如果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组合正确并得以推行，同时加快经济改革，那么，眼下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就可以推迟并避免最大的风险。



2月26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前中）在开幕式上致辞。当日，2016年G20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中国上海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小知识 G20是什么

G20，又称“二十国集团”，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目前，G20的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G20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对话，并通过对话为有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合作并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G20自成立至今，其主要活动为“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上一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15年9月5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幕。

（本报记者 孟飞整理）

本版编辑 梁睿 温宝臣